

江湖

血泪



台湾●孤独红著

血滴子●系列

血滴子系列·第三部

江湖血泪

二

孤独红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邓争旗

封面设计:三 原

血滴子系列

[台湾]孤独红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金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9 字数 2,900,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50

ISBN 7-80587-192-2/I·169 全套定价:63.00 元
每册定价:6.3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翠虬鞭	1
第 二 章	调人	32
第 三 章	玉美人与蓝蜆	57
第 四 章	孟道元	87
第 五 章	孝子	116
第 六 章	小工夫	143
第 七 章	老讼棍	170
第 八 章	摘翠山庄小景	198
第 九 章	鸡肠谷	212
第 十 章	孺子可教	226
第 十 一 章	复明堂	239
第 十 二 章	阴沟里翻船	295
第 十 三 章	出困	308
第 十 四 章	再闹鸡肠谷	334
第 十 五 章	白季侯	362
第 十 六 章	五小打店	388
第 十 七 章	计赚三贼	415
第 十 八 章	乔生衙	429
第 十 九 章	鱼老者之死	455
第 二 十 章	传话	481
第 二 十 一 章	开锣戏	507
第 二 十 二 章	鸟兽蛇虫之斗	534
第 二 十 三 章	子母金梭	561

第二十四章	青磷砂	599
第二十五章	比偷	623
第二十六章	皇甫兄妹	635
第二十七章	老冤家	658
第二十八章	杨侍卫	682
第二十九章	十万银子	717
第三十章	请罪	741
第三十一章	森罗宝殿	753
第三十二章	桃花帮	778
第三十三章	白骨弩	801
第三十四章	缺尖宝剑	824
第三十五章	泄机	869
第三十六章	重逢	905
第三十七章	北塔庄去来	917
第三十八章	金瓶易诏	940
第三十九章	嗣位	952
第四十章	阿其那	964
第四十一章	郭师爷	998
第四十二章	静一道人	1023
第四十三章	山行	1047
第四十四章	翠峰庵	1060
第四十五章	钦差大人	1109
第四十六章	银蛛	1134
第四十七章	江南道御史	1147
第四十八章	送上门来	1159
第四十九章	以死为戒	1171
第五十章	奴才典范	1183
第五十一章	成仁	1195

第十二章 阴沟里翻船

王忠闻言不由又是一怔道：“这事你当真也知道吗？是些什么人物咧？”

何得福又颠头簸脑笑道：“我要不知道焉敢胡说，您既问，我告诉你便了，他这往来的现在就有静一道人方天觉，神匪马镇山，昔年曾随吴三桂造反的万云龙，其余九流三教的朋友可太多了，要真是八王爷要查这个，我可以开一本名册给您全行。”

王忠不由愈加失惊道：“你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这几个人本来就全在他那衙门内走动，一点也不假，只是闻得那万云龙乃系由十四王爷找了出来，在雅州城外，曾和这年学台交过手，怎么会又到他手底下来？”

何得福忙道：“您既说有这件事，那便不是小人胡说咧，如论这万云龙倒真是由十四王爷聘了出来对付年学台的，只是目前打成相识，他们又弄到一起去了。”

说罢又低声道：“闻得年学台之所以敢这等招摇，全是受了四王爷之托，如今已经和十四王爷打成一片，那声势更大咧。”

王忠略一沉吟又道：“你为什么知道得这等详细？”

何得福哈哈大笑道：“王老爷，你先别问这个，我说对了没有？”

王忠忙道：“对倒是说对了，只是你却如何知道咧？”

何得福忙又道：“说对了便行，您一定要问怎么会知道的，那我也得向您说老实话，我姓何叫何得福，那是没错，这小哥儿两个可不姓

周，也不是什么军门大人的少爷，他们老爷子也是川中知名人物，如今便在年学台衙门里住着。”

王忠不由吃一大惊道：“那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他两个到底是谁的儿子？”何得福又笑道：“王老爷你别害怕，他小哥儿两个虽然不是公子少爷，我们却道道地地是街坊，有事要求你也不错，我虽然早已知道您是一位侍卫老爷，却不知道您是奉了八王爷之命而来，只望在您身上能找到一条门路，才打算交您这么一个朋友，如今您既然是为了这个而来，那便不用再瞒着咧。”

接着又道：“他小哥儿两个姓罗，老爷子叫罗天生。……”

王忠不由又惊得跳了起来道：“既如此说，他哥儿两个一定是岷江双侠，罗轸和罗翼了，他们不是全在年学台门下吗？你们真打算计算我，这可是通衢大道，也得自己估量着才好。”

何得福忙道：“王老爷，您放心，我们不但不会算计您，而且非求您不可，您且容我说便了。”

说着又移坐向前，附耳道：“这位罗老前辈，如论辈份，他还算是那年学台的师叔，那年学台一入川倒是事事求教，恭敬异常，自从那静一道人一来，便将他全冷在一边，连想替这小哥儿两个补上两名戈什哈全没能补上，他表面做得很好，说我做师哥的，决不敢用师弟来在面前伺应，实在却是因为罗老前辈，身在江湖，心向朝廷，所以合不来，因此罗老前辈，一怒之下，才差了小哥两个上京另找门路，却又因为小人昔年在京里混的时候，各王府也有熟人才命随行，相机相助，却没想到，才一上路，还没出四川境，便遇上您，这可算是天大的造化。”

王忠闻言，心下略放道：“那罗老英雄，既不乐意年学台，又打算找门路干什么咧？”

何得福大笑道：“王老爷，您怎么跟我买烟不吸装着顽儿？自古道，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炉香，那罗老前辈，人家是什么角色，肯吃这个渣儿吗？目前王爷既不止一位，又大家全争着延聘江湖知名人物来壮门面，他老人家不是不知道，老实说，现在他已是准备，连底儿一齐卖，只差一个受主，小人本来有一位朋友，现在三王爷府中当差，此

番上京便打算找他去，如今既然遇上您，大家又把话全敞开来说，您如真的奉了八王爷之命而来，咱们便不用再绕那大圈子咧。”

王忠忙也道：“果真罗老英雄要争这口气，那八王爷一定以上宾之礼相待，便两位小哥儿打算谋个出身也全在我，但他两个有这胆，见了八王爷敢实话实说吗？”

何得福大笑道：“你别看这哥儿两个年轻，才二十来岁，可真敢作敢为，要不然，人家年纪轻轻，也不能混到岷江双侠这个声名咧。”

正说着，忽听二罗从前进走来大笑道：“何兄为什么对这位王老爷将愚兄底细揭穿，是何道理，这一来不令我们汗颜无地吗？”

何松林假扮的何得福也大笑道：“我如不替你兄弟二人揭穿，将来一到北京城，万一查出来，并没有周老大人其人，岂不成了骗局，再说，也对不过人家王老爷咧。”

王忠却一怔，接着也笑道：“二位罗爷骗得我好苦，如非这位何爷说出，还令我挟长咧。”

说着忙也一拱手道：“果真二位愿意报效八王爷，只将那年学台罗致前明遗孽图谋不轨的事一说，我包管王爷倒屣相迎，别的不敢说，马上补上两名护卫，那是可以拿稳。”

罗翼忙也一拱手道：“王老爷不必见罪，愚兄弟只因萍水相逢，拿不定你老人家尊意如何，所以不敢冒昧便露本来面目，其实我兄弟此行，只求替家严出上一口气，并不一定便在功名上，不过既承王老爷斡旋汲引，愚弟兄并不是不懂事的雏儿。”

说着，便一伸手掏出一张庄票来笑道：“这是五千银子的庄票，还请王老爷晒纳，如果到京之后，得蒙八王爷擢拔，愚弟兄还有五千银子孝敬。”

王侍卫虽然心喜二罗现在羹尧幕下，一切隐秘不难尽知，却痛惜那允的重金相谢，成了泡影，闻言一看那票子，竟是北京有名的票号，向来信用卓著，不由心花怒放道：“罗爷这就是你的不对咧，你二位既是川中有名的大侠，王爷请还请不到，即使在下从中推荐，怎么能收你这份重礼，再说罗爷弟兄，到京之后，和这一路上，那里不须用钱？这银子，你还该留下才是，我却愧不敢领咧。”

罗轸忙也笑道：“王老爷不必客套，我兄弟虽不是那周百万的孙儿，广东水师提督的少爷，却也决不敢怠慢朋友，何况此去还全仗王老爷提携咧。”

王忠还在假作推辞，何得福忙也笑道：“王老爷，这可是你的不对，他哥儿两个向来对朋友看得极重，钱既拿了出来，还能收回不成？你如不收他哥儿两个这面子向那儿搁咧？”

王忠方才揣了起来道：“那我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接着又问群侠和羹尧来往情形。二罗是有问必答，半真半假，有意将声势说得非常浩大，并且又编了一套话，隐约之间说雍亲王和允禔本系亲弟兄，因为蟒蛇谷一败，又打成一片，合力以谋对付诸王，王忠愈加高兴，只恨不能立即飞晋京去，将所得秘闻，据实奏闻，并将二罗引入八王爷门下，一面得功膺赏，一面再拿二罗那另外的五千银子，但那道途远长，却不是一时可以赶到的，加之他除在成都托韦文伟向驿站发信而外，这一路上并无法想，只和二罗何松林商量，破站赶路，二罗和何松林也巴不得如此，这一路攒赶之下，三人一吹一唱，更加将王忠骗得死心塌地，直到芦沟桥，何松林才冷不防，暗中将他点了死穴；但当时毫不觉得，直到入城以后，方才发作，到家之后，便舌僵不能说话，只命人将韦文伟那封假信，送给太监，便昏倒身死，二罗何松林，却早在城外便分手，迳向路民瞻寓所而来，行礼后将情形禀明，民瞻微笑道：“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再迟上几天，你周师叔等人便须南下，他们一走，便又须着人赶到太湖去了。”

罗翼忙道：“我那恩师为什么要到南边去？是允禔那鞑王，有什么话吗？”

民瞻忙又笑道：“本来那鞑王对他和你了因大师伯极不放心，虽然早有着他两个捉拿老师父和鱼老将军之命，但又恐纵虎归山一去不来，更生枝节，所以一面着他两人南下，一面却暗中察看，你那周老恩师何等厉害，虽然奉有鞑酋密旨，却延不动身，每日只在王府作画和胡震曾静等下棋消遣，那了因大师更借他那秘阁作了禅关，一坐便是三四天，既不作辞，也不外出，这样下来一连个把月，那鞑王也不催他，一连又过了两个月，实在忍不住，才问何日南下，你那周老恩师，只

说了个‘亦惟王爷所命’，这才择定日期，替他老人家饯行，他老人家又索公文和到江南大吏的书信，并求遣人同行，以便联络，一直混到现在，这才真的打算动身，又求派两名护卫便装同行，倒是那鞑王爽快笑道：‘我如疑及二位大侠，便不会放行了，既然信得过二位，又何须乎遣人同行。’接着又说：‘二位此行，便一时拿不着那鱼壳和独臂老尼，不妨将钦限延长，皇上决不会见怪，他这才将行期确定上街备置土产等物，如依我料今夜必来无疑，少时我再着人送信给他好了。’

接着又详问川中情形，不由非常高兴，三人便在京寓住下，直到二更以后，周得和了因大师果然双双来到，三人又详细禀明，周得大笑道：“这也许是烈皇帝有灵，所以如此顺利，既如此说，何松林可以随我们南下，罗翼罗軫，仍旧赶回川中，对各人说，不但我等江南事毕便来，事前也必恭请罗师傅法驾和诸长老前往，尤其是肯堂先生，我也非着去看看这位高足成就不可。”

罗翼忙道：“你老人家既答应那鞑酋去捉鱼老将军和老师父，却如何销差缴旨咧？”

周得大笑道：“这不用你问，我自法脱身，却决不会一走了事咧。”

接着又捋须笑道：“那鞑王委实是一位极厉害人物，不过遇上我，他便本领再好也施展不开来，就我在京这些时暗中察看，他那些兄弟之中，却无一能敌，如果没有你年师兄这一着棋，那他那把金交椅便坐定了。”

了因大师忙也笑道：“你可别自视太高，如依我料，你和人家斗智，未必能胜，还须小心才是，将来谁落在谁算中，可还没一定咧。”

周得又捋须大笑道：“这却未必，这厮虽然极有机谋，也知人善任，却早输了我一着咧。”

路民瞻忙道：“他输了你哪一着，你试先说说看。”

周得又笑道：“你问这个吗？他输给我的是一个私字，有了这一个字，本领便再好，也必为物欲所蔽，那我便得而乘之了。”

说着，又问羹尧近日情形，二罗据实说了。周得又点头道：“他果真能常保谦逊虚怀若谷，屈己下人，便无忧了。”

说罢，又和了因大师路民瞻将京中各事详细作了一个通盘打算，二

罗见恩师非常高兴，忙又趁机请益，并将迭吃大亏的话也说了。周得又大笑道：“你二人本来资质稍差，在本门之中不但不及年何云鱼等人，便较之周再兴也差，还须苦练才是，不过这次入川不无微劳，我生平所能，不过天通剑和七禽掌法，那掌法你二人一时决难尽得秘奥，这套剑法，如果愿学，我倒想乘这未行以前略加传授，你们能学多少是多少，好在你年师兄已经尽得肯堂先生真传，彼此同出一源，回去后，不妨再向他求教便了。”

二罗自是喜欢，连忙伏地叩谢，周得果然在行前，传了那趟剑法，但罗轶悟性较差，竟连架式也没学上，一赌气，索性等回川再练，罗翼却学了四五成，等周得等人走后，向在京各人告辞，上路之后，便买了一口剑，一路上，只一闲了下来便练，竟被他将已会的四五成练得得心应手，便索性弃钩不用，专心练剑，不想和那凶僧遇上，竟较乃弟强了一筹，心下越发喜欢，不断暗中向夔尧求教，这且不提。众人听罢之后，静一道人又问道：“那姓王的死了之后，官中和家属有无起疑之处，你们曾打听过吗？”

罗翼忙道：“我那恩师也曾以此为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家属全以为是中风，便医生也说是猝中，因此并无疑窦，听说他死后还落了一点恤典。”众人不由全是一笑，令狐通忙又向丁真人道：“那江南人来还早，我们且说近的，如今这万老道既然来了，那老魔头虽然不会不知道，却也许瞒着那韦曹两人亦未可知，如依我见，不妨由万老道就此找上门去，再羞他一下，至少也须将韦老公和曹老头儿调过来，那便省心多了，要不然，那老魔头向来心狠手辣，万一再加暗算，万老道死无对证，那便难说咧。”

万云龙不由大笑道：“你放心，凭那老魔头，一时还害不了我，不过那鸡肠谷如果不远，我也愿意去臊一臊那老魔头的脾，你肯陪我一行吗？”

令狐通一眨眼道：“我如何不去，不但我去，便丁老道、方老道也非去不可，否则你虽说他宰不了你，却也难说，万一他竟将你宰了，喂了他那些娘舅表叔，来个赖帐不认，倒打一耙，却如何是好？”

丁真人和静一道人忙道：“万道友虽然决不怕那老魔头，但明枪易

躲，暗箭难防，那家伙又无信义可言，此点却真的不可不虑咧。”

夔尧一看天色忙也笑道：“万道长远道而来，何妨暂停一天，明日再去，容我也随行如何？”

刘老者也坚留歇上一天再去，当经决定之后，便备酒洗尘，第二天，一清早，便由丁真人、令狐通、静一道人、年夔尧四人陪同前往，二十来里路一晃就到，离开谷口还有一箭之地，便见那白石砌就骷髅之中，七窍齐冒黑烟，直将那谷口之上闹得烟雾弥漫，夹着一股腥臭之味触鼻欲呕，静一道人忙道：“这老魔头又闹什么鬼？看这样儿，分明不许人去咧。”

令狐通笑道：“他越不让前去，我们越非去不可，你们怕沾这腥味别走，我和万老道同去便了。”

说着，探囊取出两包丸药来，又大笑道：“我这两包药，一包专避邪毒，一包专解瘴厉之气，不管他这吹气冒泡的是什么，有了这个也许无碍。”

说罢，每人递过两粒，着各人塞在鼻孔里面，果然一会儿便觉神清气爽，五人忙又一同前进，等到那骷髅下面，猛听那石砌骷髅嘴之中大喝道：“什么人敢来这里窥探，再不退后，那便非死不可了。”

令狐通当即笑喝道：“我们死不死你不用管，还不快进去禀报你们教主，就说我老人家陪同万云龙来了，那老魔头如再装模作样，那便不用怪我们咧。”

说犹未完，忽见浓烟倏然一停，里面那人大喝道：“令狐通，你这老贼竟敢吃里扒外，还到这里来做什么？对不住，教主就是不见你，还不与我滚了回去？”

令狐通闻言，哈哈大笑道：“见与不见却由不得他，何况你。”说着，腾身而起，便待向那谷口左侧山上纵去，里面那人又冷笑道：“你又打算发横吗？能进来你自己进来便了。”

令狐通转停了下来，笑道：“我真想不到，老魔头也有白天把门关上，不敢见人的时候，这一来，岂不倒尽威风？对不住，这以后，又由得我老叫化说嘴，什么通天教主？简直成了缩头乌龟咧。”

接着又向各人道：“君子不为己甚，人家已经不敢见面，我们也就

算了，当真还能逼人太甚，一定非进去不可不成？”

说罢又长叹一声道：“人生在世可没有一定，谁又想到名震一时的通天教主也有今天咧。”

说犹未完，倏听里面大吼一声道：“令狐通，你这贼叫化休得损人，人家贺老教主是不屑见你这反覆无常的狗东西，难道谁还怕你不成？”

说着，只听地底轧轧有声，那石砌骷髅的大嘴一张，露出门户来，里面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却大叫道：“道爷，你这可不对，教主曾经有话，任凭是谁，不奉他老人家之命，决不许放进来，你将机关一开，容这老贼叫化进去，教主岂不见怪。”

说着，便听那地下闷雷也似的大喝道：“你这小子受得了，我可受不了，贺教主他既着我骆天保看这大门，我便可以开门和人一拼，你如怕他说话，不妨进去告诉他。”

令狐通闻言又哈哈大笑道：“到底是你这姓骆的还有二分人味，你既把门开了也不用拼，我决不令你为难，只快去唤那老魔头出来便行了。”

说着梯托，梯托，拖着一双草鞋，走进门内，又大笑道：“姓骆的，你放心，我们只在这里站上一会，果真那老魔头不敢出来，他只着人明说一声，大家也就回去，谁还真的不替他留脸不成。”

话才说完，那壮汉已经飞报了进去，那地下却上来一个高大老道大喝道：“令狐通，我虽明知功夫不如你，今天既将你放了进来，可非拼一下不可。”

令狐通又笑道：“那是何苦咧，你虽将我们放进来，我们不进去，不是一样吗？那老魔头如果怪你，全有我咧。”

那老道厉声道：“那不行，我既将这门户开了，便非一拼不可，不怕死在你那哭丧棒下面，决无话说，否则我却对不过人。”

众人一看那老道，年纪约在五十上下，生得漆黑一张大脸，浓眉暴眼之外，颌下还有一部花白虬髯，身上穿着一件青布道袍，下面赤足芒鞋，头上挽着道髻，手中却拄着一柄浑铁药锄，万云龙首先一拱手道：“骆兄多年不见，为何也出家入了玄门，却端的想杀小弟咧。”

那老道不由一怔道：“你不是已经被那年学台，着血滴子给宰了吗？”

难道这话当真是谣言不成。”

万云龙忙又大笑道：“岂有此理，我不好好的在这里吗？哪有被人害死之理。”

接着又大笑道：“我便是因为那老魔头对韦老公和曹老头儿，硬说我已死在年学台之手，所以特来把事弄清楚，却不想你也被人家骗了。”

说着一指羹尧笑道：“这位便是年大人，如今我们已是极其相契的朋友，他焉能杀我。”

说罢又对众人道：“这位便是昔年碧鸡关的骆天保山寨主，我们也是打成相识，成了极好朋友，却没想到，那老魔头无端造谣，竟将他引了出来。”

众人均各拱手为礼，羹尧也笑道：“年某虽然出身世族，现在又入仕途，却对江湖前辈，无不崇敬，像万老前辈这等知名人物，倒屣相迎还来不及，岂有加害之理，再则年某平生作事，向来光明正大，彼此动手，不怕刀剑当前也敢一拼，却决不敢暗中害人，此点还请道爷明察才好。”

那道人猛翻怪眼道：“当真你和我这万恩兄是朋友吗？”

令狐通却大笑道：“这还能有假的？你这万兄不也在这里吗？他自己当面对你说，你为什么不相信，倒听那老魔头的谣言，来和人家当看大门的奴才，我恨不能揍你两个嘴巴才好。”

那道人不由面红耳赤，但又发作不出，万云龙却又笑道：“骆兄怎么会知道小弟被害，那韦老公和曹老头儿，还在此间吗？”

那道人不由长叹一声道：“不说了，我又上当咧，那韦老公和曹老头儿全在里面，你要见他，待我去告诉他们便了，要不然，那老魔头也许又出花样亦未可知。”

说着，倒拖着药锄迳去，令狐通又看看万云龙笑道：“你这人也真够朋友，你瞧，老魔头只造了一个谣言，便有许多人为你卖命，便当真死上一回也值得咧。”

万云龙捋髯微笑道：“这是承朋友抬爱，在我却深为感愧。”

接着又道：“这位骆兄，原本滇南剧盗，被那吴逆用红夷大炮攻破山寨擒住便待枭首示众，我因怜他是一条直汉，彼时年纪又轻，便代

为说项保了下来，得以不死之外，又留在吴逆帐下当差，直到我走了，他才也离开，从此便未再见，却没想到也被这老魔头骗来此处。”

正说着，前见壮汉已经奔了回来，大叫道：“我们教主有请各位，里面相见，你们随我来便了。”

令狐通却一眨小眼道：“你说什么？我们来了，他不出来迎接，倒要我们进去，他算是什么东西能这等慢客吗？你快去告诉他，就说我老人家陪同万老道长前来，是为了要见那韦老公和曹老头儿，却不是为了看得起他，着他少摆出教主的嘴脸来，快些陪那韦曹二位出来，否则一见面，我便难免要大大的教训他一顿了。”

那壮汉猛一瞪眼，但一看各人脸色，却不由倒抽一口凉气道：“你也常来，难道现在反不敢进去？老实说，教主爷本来就不愿意见你，只因从这里到里面殿上，已经设下七道机关埋伏着，你进去，那是为了生擒你，你既没有这胆子也就算了，那还是请回便了。”

令狐通闻言，看了他一眼冷笑道：“好小子，这是我使剩下来的手段，你竟敢用来僵我，我老人家且让你稍知厉害便老实咧。”

那壮汉说完之后，便待转身逃走，向那下面一个地洞纵去，却被令狐通窜出去一步，便扯着胳膊，大笑道：“我知道你外号坏种，叫坏种徐五，不过在我老人家手中如果你坏过头去，那我便不算是矮叫化令狐通咧。”

说着不知在他身上哪里摸了一把，把手一松，那坏种徐五，便只觉得浑身酸麻痒痛齐来，那一身筋络直缩，简直无法忍受，连忙大叫道：“矮道爷，老祖宗，你快饶命吧，小人简直受不了咧。”

令狐通拍手大笑道：“好小子，你别嚷，这舒服的，还在后面咧，你慢慢尝便了。”一会儿那徐五四肢便抽搐不已，愈加难受，只痛得在地下乱滚，额上来汗，口中不住价爷爷祖宗乱叫，令狐通又笑道：“你这小子不是发横吗？如能硬到底，我倒也佩服你，既这样不值价，那我只好由你舒服上一天半天再着你向那阎王爷报到去便了。”

丁真人不由恻然道：“你这老叫化真无赖，对付这样一个小贼也值得费上这么大的事使出这等手法来吗？这不但割鸡而用牛刀，也太残忍咧。”

令狐通猛一眨眼道：“你可怜他吗？我这人手段向来因人而施报施不爽，决不贸然便下毒手，这小子你不知道我却知道，他外号坏种这且不说，就我所知，那老魔采生折割和所须童男女大抵由他诿来，只这个便罪该万死，何况他平日，在老魔头面前，为了固宠无中生有，造谣生事，也不知害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事，这如何容得，要不然，我这错骨分筋之法还不至随便用他身上咧。”

那徐五闻言，不由吓得魂飞天外大叫道：“老道爷，老祖宗，你快饶命吧，小人知过必改，只能饶过，以后再也不敢了。”

令狐通又大笑道：“我饶你一命，那是没有什么，只要你能改过，我老人家不过一举手之劳，不过你这小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却有点信不过，再说饶了你，也对不过那些屈死的男女老少。”

徐五又大嚷道：“只你老人家肯饶我这一次，小人如不改过，便天打雷劈，教人家乱刀砍了，你就快饶命吧！”

令狐通却看着他微笑着，又慢腾腾的道：“你且别忙，多舒服一会也没什么，我还有话问你咧。”

徐五那四肢已经缩做一团，气息仅续，哑声道：“你！你老！老人家，有话！快！快问，我！我受不了这就完！完咧。”

令狐通大笑道：“你这小子真脓包，怎么做出这等嘴脸来，我老人家要问你的，你方才不是说从这里进去有七道机关埋伏吗？你且先说给我听听。这七道埋伏是怎么样，可不许漏掉一项。”

徐五又哀求道：“小人实在受不了咧，你老人家且先高高手，小……小人再……再说便了。”

令狐通又一眨眼道：“可没有那么便宜，我老人家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概不赊欠，你先告诉我，我自会让你自在，要不然，也许我一给你复原，你又冒坏。”

徐五又发了无数毒誓，令狐通方又在他背上捏了一把将督脉复原，一面道：“你快说吧，我已给你留下半个时辰说话，你如真的改过自新，等我老人家把话问明，赶快离开这里，到獭翠山庄寻我，也许可以容你多活些时，否则我这一手，便那老魔头也解救不得，只有受尽折磨而死，你可不用怪我。”

徐五经他那一摸，果然四肢一松，酸痛立止，忙在地下爬了起来叩头道：“小人再也不敢了，方才小人说的这七道埋伏，实在是假的，其实除这谷口入门有铁闸启闭外，并无埋伏，那所有机关埋伏全在里面几处要紧地方，从这里到洞天山庄通明殿，却全是平坦大路，谁都可以走得。”

令狐通听了气得一瞪眼怒道：“好小子你竟敢冤我，我要饶了你，那不是令狐通，便是令狗通咧。”

徐五不由一哆嗦道：“你老人家不必动怒，那不是我冤你，实在是教主爷着我说的，为的是让你老人家和来的几位不必进去。”

说着又膝行而前道：“你老人家，果真要宰我，只凭一个指头也行，小人怎么敢再说谎，再说，方才小人已经发过誓，神明在上也饶不了小人，你老人家大人不记小事，当真为了这个将小人宰了那便太冤屈咧，不信，少时教主出来，你老人家一问也许便明白了。”

丁真人正说：“你便杀了这小子也不值得，也许真的是老魔头说的亦未可知。”

令狐通忙又一眨眼悄声道：“便真的是那老魔头说的，我也饶不了他。”

徐五又连连叩头，只求饶命，万云龙忙道：“你何必为他气得这样，便那老魔头避而不见，那韦老公和曹老头儿，只出来一个便不难明白咧。”

猛听那徐五忽然哎呀一声，滚向一旁，竟从那地洞翻了下去，令狐通连忙说声：“不好，其中有诈，大家快退了出去。”

说着，便向那骷髅大嘴外面纵去，却不料，方一转身，喀喳连响，前后各自落下了一面铁闸来，将五人全拦在中间，眼前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令狐通不由又跺了一脚道：“我今天真是终日打雁，教雁啄瞎了眼睛，坏了大半辈子，却在阴沟里翻船，转真的让这小子坏过了头去，这一来，也许大家全完啦。”

丁真人忙也道：“我真没想到一个极平常的小子，竟有这一手将大家全坑了。”

万云龙却慨然道：“这全是我的不是，不想害了各位和年老弟。”